

奶奶的皱纹

泉山路学校小记者 李宸萱

老屋阁楼的尽头，有一口榆木匣子。奶奶从不许人碰，铜锁扣上积着薄灰，像时光的痂。

那个梅雨季的午后，雷声在远方酝酿。奶奶倚在藤椅上打盹，一串黄铜钥匙从她衣襟滑落。鬼使神差地，我拾起最纤细的那把，走向阁楼。锁孔“咔嚓”轻响，如同一声遥远的叹息。

匣子里没有珠宝，只有一匹叠得齐整的土布。布是靛蓝色的，洗得发白，展开来比我还高。更奇的是，布面上布满了纵横交错的纹路——深的如沟壑，浅的如涟漪，密密麻麻，却又隐约排布成山川的走向。

我正困惑，奶奶的声音在身后响起：“找到了啊。”没有责怪，只有雾霭般的平静。她枯瘦的手指抚过布面：“这是你太奶

奶留下的。那年逃荒，她就是裹着这匹布，把你爷爷裹在怀里，走了三百里路。”

“这些细密的横纹，”手指横向移动，“是织布时的经纬。逃荒到陕西，她给人家纺线换粮。白天织布，晚上拆了重织——这样线不断，东家就看不出来。这一横一竖里，织进去多少不敢深睡的夜晚。”

“还有这里，”奶奶的指尖轻颤，抚过一片颜色稍深的区域，“这是血渍。不是逃难的血，是喜庆的血——你爷爷成亲时，扯了这布做盖头。新娘子跨火盆，风吹盖头落到火里，抢救回来，就永远烙下了这片枣红。”

阁楼昏暗，只有天窗漏下一方灰白的光。雨开始下了，淅淅沥沥，像无数细针在缝合天地。在雨声里，那些纹路活了过来：我听见了黄河的咆哮、织机的唧呀、迎亲的唢呐。

一匹布，原来能卷起一个时代的烟尘。

“你过来。”奶奶把我拉到身前，苍老的手捧起我的脸，拇指轻轻抚过我的额角、眼尾，“记住这些纹路。它们不是老的痕迹，是生命走过时，大地留下的等高线。”

昨夜梦见奶奶，她正在阁楼上晒那匹布。阳光穿过布匹的经纬，在她脸上投下流动的光纹。分不清哪是布的纹，哪是她的皱纹。风吹过，所有的纹路都荡漾起来，像在传达大地深处，血脉奔流的声音。

醒来枕畔微湿。我起身推开窗，晨光汹涌而入。抬手轻触眼角——那里，一条新的支流正在形成。我知道，未来的某天，会有一个孩子捧起我的脸，像阅读地图一样，阅读我脸上所有的河流与山峦。

指导老师：张梦

小草的春天

泉山路学校小记者 康焯赫

我们学校花坛里的草，是从秋天开始枯的。

先是最外沿一圈发了黄，像营养不良的头发梢；然后那黄意一天天向里蚕食，到了深冬，便彻底成了干巴巴的一片。草茎脆而硬，轻轻一碰就断，铺在那里，像大地盖了层旧毯子。

我们值日时，常把落叶扫到上面，草们便沉默地承着，沙沙作响，仿佛一声疲惫的叹息。二月中，风还硬得像小刀片，刮得人脸生疼。谁也没心思留意脚下。那天我追一个被风吹跑的纸飞机，一头撞进花坛深处。绊倒时，手心下意识撑向地面，却没触到预想中粗粝的枯草毯。我诧异地低头，拨开上层交织的、毫无生气的枯茎——底下竟是一片茸茸的、怯生生的鹅黄。那不是绿，是一种比新柳芽还要娇嫩的黄，软软的，凉凉的，像刚破壳小鸟腹部的绒毛。它们紧贴着地皮，短得几乎看不见，却密密麻麻，一根挨着一根，从每一丛枯草的根部，不声不响地冒出来。

我趴在那里，愣住了。头顶是干裂的、死去的去年草茎，构筑成一个黯淡的穹顶；穹顶之下，却是一个我从未想象过的、正在秘密运转的鲜活世界。我忽然觉得，那片枯黄，并不是坟墓，而是一座育婴房。最寒冷的日子里，生命并非消失，它只是弯下了腰，把全部的力量和嘱托，都藏进了泥土的最深处，交给了这些沉默的根。后来，天渐渐暖了。鹅黄一天天转成新绿，终于盖过了枯黄。

三月的一个午后，风忽然就软了，阳光像融化的蜜，涂得到处都是。我走过花坛，看见那片新草，已有寸许高，绿汪汪的，漾着光。几个低年级的孩子蹲在边上，伸出小小的手指，极轻地抚摸它们。

“老师，”一个奶声奶气的声音问，“小草什么时候睡醒的呀？”年轻的老师微笑着，也蹲下身：“它从来没有睡着过哦。它只是，在等自己的春天。”

那一刻，我忽然全懂了。原来最深的冬天，并非故事的终点，而是春天正在地下，一笔一画、郑重写下它的序言。而每一个破土而出的奇迹，都始于一次无人知晓的、深情的蛰伏。

指导老师：张梦

假如我有一双翅膀

泉山路学校小记者 朱芮萱

清晨，我推开窗，阳光像融化的金箔淌进来。就在这时，我感觉肩胛骨深处有什么东西在苏醒，细微的痒，如同种子顶破泥土。一回头，两片巨大的羽翼正从我肩后缓缓展开——不是梦，不是幻影，每一根羽毛都浸着晨光，洁白得能映出云朵的纹理。

原来，飞行的渴望，真的可以长出翅膀。我的翅膀认得风的语言。第一次扇动时，空气发出丝绸被撕裂的轻响，脚尖便离开了地面。屋顶、树梢、教堂的尖顶，都在身下退成缩小的模型。我飞向城市边缘，那里有一条即将被填平的老街。木阁楼的窗棂雕着牡丹，青石板路被岁月磨出了镜子般的光泽。我在半空盘旋，掏出衣兜里的粉笔——这曾是我画跳房子游戏的粉笔——用尽全力，在每片即将被拆除的瓦片上，画下一个巨大的、发光的“留”字。阳光晒在粉笔痕上，那些字迹竟像星星一样闪烁起来。

我没有停留。翅膀有自己的意志，它带我掠过龟裂的农田，那里有个提着小塑料桶、跋涉数里找水的女孩。我猛地下坠，翅尖拂过干涸的河床。奇迹般，被我触碰过的泥土深处，传来隐秘的潺潺声。我围绕她家的田地飞了三圈，羽毛上凝结的水汽化作雨滴洒落。她抬头，脏兮兮的小脸绽开笑容，雨滴和她的酒窝一样晶莹。

夕阳西下时，翅膀变得透明、轻盈，如一团光雾。它温柔地脱落、消散，像完成了使命的蒲公英。我缓缓落回自己的窗台，身后只余一阵温暖的酥麻，和满身阳光与风的味道。

我的翅膀消失了。可我的脊背，从此记住了天空的形状。而真正的飞翔，或许从来不是用翅膀去改变世界，而是在心里，永远为一条老街、一块旱田、一座孤塔，留下一片能够降落的、柔软的苍穹。

指导老师：张梦

游相山公园

市第三实验小学小记者 黄浚恒

周末，温柔的阳光散在大地上，妈妈带着我重游相山公园，这次我专门打卡了我最期待的游乐园和人工湖。

一到游乐场，那里有高大的摩天轮，有刺激的大摆锤，还有好玩的淘气堡……各种各样的项目，让我眼花缭乱，这简直是孩子们的天堂。我先坐了大摆锤，当它摇到最上面时，我闭着眼睛，手紧紧地握着把手，大声地叫：“啊、啊……”当大摆锤下来的时候，我的心好像从18楼一下子到1楼。可是，我从大摆锤下来后，心一会儿就平静了，心想这太刺激了，我下一次还要玩。接着，我又玩了大象滑梯，别看项目小，排队的人可不少。排了好一会儿，才轮到我。可即使这样，我也玩得不亦乐乎。

从游乐园出来，我又去了人工湖。那里四面是山，人工湖好像一个聚宝盆。湖水碧绿碧绿的像一颗大绿宝石，湖面像一面镜子，让我想起刘禹锡写的《望洞庭》里的“湖光秋月两相和，潭面无风镜未磨。”人工湖里还有很多小鱼在水中游来游去。我拿了一块面包来喂它们。我把面包放哪里，小鱼就争先恐后地去吃面包。我一边走一边喂小鱼面包，就这样我走到哪小鱼就成群结队地跟到哪。

不知不觉，太阳渐渐西斜，我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相山公园。这次游玩既有游乐场的欢乐刺激，又有人工湖的宁静优美，真是一次难忘的经历！

指导老师：王威威

我和地球妈妈的约定

黎苑小学小记者 丁勃文

那天放学回家，我看见路旁的柳树耷拉着叶子，上面盖着一层灰蒙蒙的尘土。突然，一个温柔又带着疲惫的声音在我心里响起：“孩子！我们可以做个约定吗？”

我愣住了，四处张望。“我是地球妈妈”，那个声音继续说道。“我的河流曾经是蓝色的丝带，我的森林曾经像绿色的海洋，可是现在……”我低头看到脚下的塑料袋随风打转，天空像是被蒙上了一层薄纱，再也看不见从前那种透的蓝。

我在心里轻轻地问：“地球妈妈，我要怎样才能帮到你呢？”她说：“从最小的事情做起，就像小鸟学习飞翔，拍打翅膀是第一步。”

从那天起，我就和地球妈妈有了一个约定。上学路上，我弯腰捡起地上的废

纸。放学回家的路上，我也会捡起地上丢弃的塑料瓶放进垃圾桶。每当我做一件小事，就能让地球减少一份负担。在梦里，地球妈妈还说：“我的身体在慢慢变好。”

是的，我们的约定没有期限。我要把这个约定一直坚持下去，直到天空重新变蓝，直到每一条小河清澈见底。因为我知道：当地球妈妈恢复健康时，她会带给我们最美丽的花园。

从今以后，我们要节约每一滴水，每一度电，爱护每一个生命，让它们健康快乐地成长。我知道我的力量虽然小，就像一滴水珠，但是积少成多，我们无数小水珠汇聚在一起，就会变成浩瀚无边的大海。大家也快行动起来吧！

指导老师：杨蓓

